

「天心月圓」弘一大師李叔同紀念展（一）——詩詞、偈語、記文、經句對聯等略釋並記

◆ 江朝陽 整理

弘一大師李叔同是中國近代藝術史上的奇才，也是近代佛教史上的律學高僧。其所填詞〈送別〉：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……」，詞藻優美，意境深遠，時至今日，仍為大家所傳唱。為了紀念這位才華橫溢的高僧，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、益生文教基金會、中華慧炬佛學會等單位協辦的「天心月圓——弘一大師李叔同紀念特展」（2004.6.8-7.4），以編年的史料照片為經、書法作品為緯，交錯鋪陳出大師德風馨香的一生。此次展覽除了大師的作品外，還有俗家孫女李莉娟、弟子豐子愷、黃福海；豐子愷的女公子豐一吟、黃福海的學生吳雪松等人的作品，並有海峽兩岸當代書畫名家作品參展。

筆者不揣譎陋，將大師的詩詞、偈語、記文、經句、對聯等（此次書法家所展出者），略釋如下。

而為了行文方便，凡提到大師稱謂時，出家前以「李叔同」稱之；出家後則順理稱呼「弘一大師」或「大師」，以示尊敬。

一、 詩詞、偈語、記文

〈斷句〉人生猶似西山日，富貴終如草上霜。（一八九四）

這是李叔同十五歲時所作的古詩，原詩無題，後為徐正綸教授以〈斷句〉名之（見徐正綸編著的《弘一大師詩詞全解》）。因原詩已不復見，惟存此二句。雖然只有十四個字，卻反映了李叔同當時的心境意緒。

李叔同生於天津的富商書第，因為母親為父之側室，故於五歲喪父之後，即與年輕的母親相依於複雜的大家庭中，飽受人間冷暖，故在其幼年的成長過程中，即能體會富貴如雲、人生無常的道理。之後，一八九五年，李叔同即與母親遷居上海。

〈清平樂〉贈許幻園（一九〇〇）

城南小住，情適〈閒居賦〉。文采風流合傾目慕，閉戶著書自足。陽春常住山家，金樽酒進胡麻，籬畔菊花未老，嶺頭又放梅花。

（書者：書法家鄭善禧老師，因時間關係未展出，但仍整理詞意，以饗讀者。）

一八九八年，李叔同奉母南遷上海後，參加城南文社，為知交許幻園探為奇才，特闢城南草堂以奉安居。並與許幻園、蔡小香、袁希濂、張小樓結為金蘭，

稱「天涯五友」。許幻園是上海城南的文豐新學人士，為人慷慨，欣賞李叔同的文才，並嘆相見恨晚。李叔同的這首〈清平樂〉，道盡了其閒居的愜意；寫贈許幻園，亦或表其安居之樂的感激罷。

〈老少年曲〉梧桐樹（一九〇一）

梧桐樹，西風黃葉飄，夕日疏林杪，花事匆匆，零落憑誰弔？朱顏鏡裡凋，白髮愁邊繞。一霎光陰底是催人老，有千金難買韶華好。

一九〇〇年，李叔同的人生角色，有了新轉變。這年長子李準出生，李叔同由為人子、人夫，一變而為人父，按理應是欣喜非常才是，但他卻感到青春的流逝，老邁的心情油然而生。這首〈老少年曲〉詞，正是他哀淒生命年華漸漸老去的心情。

〈西江月〉宿塘沽旅館（一九〇一）

殘漏驚人夢裡，孤燈對景成雙。前程渺渺幾思量，只道人歸是謊。誰說春宵苦短，算來竟比年長。海風吹起夜潮狂，怎把新愁吹漲？

一九〇一年，李叔同回天津小住二十天，後返上海。之後，將途中所見所感，寫成《辛丑北征淚墨》。此詞即是其中之一。是李叔同第一天在塘沽等待上船，夜宿塘沽旅館所作。「長夜漫漫，孤燈如豆」之情景，映照著八國聯軍之亂與土寇流竄，時機不濟，民心不安，前程茫茫的孤寂之感。

〈金縷曲〉贈歌郎金娃娃（一九〇四）

秋老江南矣，忒匆匆、春餘夢影，樽前眉底，陶寫中年絲竹耳，走馬胭脂隊裡，怎到眼都成餘子？片玉崑山神朗朗，紫櫻桃、慢把紅情繫，愁萬斛，來收起。泥他粉墨登場地，領略即英雄氣宇，秋娘情味，雛鳳聲清清幾許？銷盡填胸盪氣，笑我亦布衣而已，奔走天涯無一事，問何如聲色將情寄？休怒罵，且遊戲！

（書者：中華弘道書學會葉國華老師因時間關係未展出，但仍整理詞意，以饗讀者。）

金娃娃是清末上海名京劇演員。生平不詳，而據當時戲劇演出多為男性，推測應是「乾伶」。詞中，李叔同對金娃娃的扮相與表演風情，讚賞有加；並也道出了自己於戲劇、歌郎的心情寄托。詞中的文情交織，寫盡了華麗背後的愁緒與遊戲之中的虛寂，勾畫出情景濃烈，猶如晚霞的藝術效果。

〈金縷曲〉將之日本，留別祖國，並呈同學諸子（一九〇五）

「披髮佯狂走，莽中原、暮鴉啼徹，幾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誰收拾？零落西風依舊，便惹得、離人消瘦。行矣臨流重太息，說相思、刻苦雙紅豆。愁黯黯，濃於酒，漾情不斷淞波溜。恨年來、怒飄萍泊，遮難回首。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？聽匣底、蒼龍狂吼。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群生、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國，忍孤負！

這是李叔同一九〇五年秋，東渡日本留學之前所寫。李叔同才剛為母親的後事，於天津舉辦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喪禮改革，並為天津〈大公報〉評為「新世界之傑士」。

李叔同的留學日本，內含著一股救國積弊的愛國情懷。他檢視自己「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？」在舉國一片狂亂之下，他聽到了內在的聲音與人民的怒吼，他熱血洶湧起來。此詞反應了李叔同除陋革新與民胞物與的精神。

〈菩薩蠻〉憶楊翠喜二首（一九〇五）

燕支山上花如雪，燕支山下人如月。額發翠雲鋪，眉彎淡欲無。夕陽微雨後，葉底秋痕瘦；生小怕言愁，言愁不耐羞。曉風無力垂楊懶，情長忘卻游絲短。酒醒月痕低，江南杜宇啼。癡魂銷一捻，願化穿花蝶。簾外隔花蔭，朝朝香夢沉。

楊翠喜是清末享譽哈爾濱、天津一帶的名伶。據徐正綸教授的研究，楊翠喜約十四、五歲時，於天津開始展露頭角，詞中所說的「額髮」、「生小怕言愁」的形容，正是楊翠喜當時的模樣。

楊翠喜雖藝高人紅，卻命運坎坷。因慶親王之子載振看中翠喜，遂為直隸道員段芝貴重金所買，巴結獻於載振，後升為黑龍江省巡撫，大肆貪污搜刮地皮，被御史江春霖上表彈劾後，載振懼事發，又將翠喜賣至富人家當妾。

李叔同可能是由上海回津時，見過楊翠喜的表演。而對於楊翠喜日後的遭遇，因心生悲憫，故寫詞追憶之。

〈高陽臺〉憶金娃娃（一九〇六）

十日沈愁，一聲杜宇，相思啼上花梢。春隔天涯，劇憐別夢迢遙。前溪芳草經年綠，只風情，孤負良宵。最難拋，月上歌簾，聲咽奏簫。而今未改雙眉嫵，只江南春老。紅了櫻桃，忒煞迷離，匆匆已過花朝。遊絲苦挽行人駐，奈東風冷到溪橋。鎮無聊，記取離愁，吹徹瓊簫。

據徐正綸教授研究，李叔同赴日兩年，寫了不少抒發鄉愁的詩篇，大都是懷念故國，但也有幾首是懷念故人的。此詞即是李叔同對於金娃娃的追憶，詞中，他仍以金娃娃的「乾伶」風貌，寫出當年相聚的情景，抒發自己對於現實中與戲劇中的金娃娃的依依不捨。而一九〇六冬，李叔同與同學曾孝谷於東京創立中國第一個戲劇團體——春柳社，首次上演的「茶花女遺事」，即由李叔同扮演茶花女。因此，李叔同對於「乾伶」金娃娃的欣賞，應是深含著一分戲劇專業的尊敬與好友之情。

〈滿江紅〉民國肇造誌感（一九一二）

「皎皎崑崙，山頂月、有人長嘯。看囊底、寶刀如雪，恩仇多少。雙手裂開鼯鼠膽，寸金鑄出民權腦。算此生、不負是男兒，頭顱好。

荊軻墓，咸陽道。聶政死，屍骸暴。盡大江東去，餘情還繞。魂魄化成精衛鳥，血花濺作紅心草。看從今、一擔好山河，英雄造。」

李叔同一九一一年學成歸國。一九一二年，目睹辛亥革命成功後，民國誕生的全國歡呼，因而作「民國肇造誌感」。據徐正綸教授研究，此首詞的風格，在李叔同一生詩作中，並不多見。「它猶如撥雲見日，一掃以往詩詞中所流露出來的那種壓抑和沉重的情懷，表現了少有的高亢，昂揚的精神狀態。」

這一年，李叔同與素有革命思想的詩人柳亞子友好，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文學社團「南社」，並任太平洋報社美編。因此，此首〈滿江紅〉詞，正與一九一二年李叔同的活動實踐，作出了有力的印證。

題陳師曾畫「荷花小幅」（一九一六）

一花一葉，孤芳致潔。昏波不染成就慧業。

師曾畫荷花，昔藏余家，癸丑之秋，以貽聽泉先生同學。今再展玩，為綴小詞。時余將入山坐禪，慧業云云，以美荷花，亦以自劭也。丙辰寒露。

一九〇六年，李叔同與陳師曾於日本東京認識。據說一見如故，成為好友。兩人回國之後，仍多連繫。一九一一年李叔同曾為陳師曾作小傳（已佚），陳師曾也為李叔同刻印數方。一九一六年，任教浙江第一師範的李叔同，已茹素學佛。題跋中，顯示出李叔同對陳師曾的畫作欣賞，但也傳達出他出世學佛的堅定意志了。（尚有多幅書家作品，下期刊出。）